

# 汉语限定成分的语用属性\*

张伯江

**提要** 有些学者相信汉语里明确存在“限定词”,本文通过对所谓“限定词”共现现象的考察,论述了句法解释的困难,进一步指出有两个明显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人称代词总是居于另外的限定成分之前;二是人称代词总是负载着某种语用意义。从这个发现可以得出一个一致的解释,就是该人称代词表示了说话人“移情”的方向——说话人把自己认同于该人称代词所代表的那个人的说话认识立场。与此同时,人称代词后面的指示性成分、无定性成分也常常以体现主观性意义为主要功能。本文的结论是,汉语里类似于限定词的语法成分,往往是为语用目的而使用的。

**关键词** 限定词 人称代词 移情解释 主观化

## ○ 汉语的限定词问题

传统语法把名词短语写成 NP(noun phrase),以 N 为核心,限定词(determiner)很长时期里是被当作名词的定语看待的,也就是说,看得跟修饰名词的形容词性质差不多。英语的限定词包括冠词 the 和 a each/every this/that some/any 以及 both all 等等。当代句法理论把限定词看作“限定词短语(determiner phrase 简称 DP)”的核心,这种处理办法是基于这样一种句法事实:限定词决定了 DP 的句法性质,即,它是用来指定、识别或量化后面的名词短语的。

不少学者相信,限定词应该存在于所有语言。那么,汉语里哪些成分属于限定词呢?这些成分是否跟英语一样实现其句法作用呢?

迄今所见汉语句法论著中提及的限定词有:

- 1) 一部分指示词,如“这房子”里的“这”(何元建,2001)、“这个人”里的“这”(Huang et al., 2008);
- 2) 作为同位结构中前一成分的人称代词,如“他们学生”里的“他们”(Huang et al., 2008);
- 3) 作为领属结构中领有者的人称代词,如“你太太”里的“你”(何元建,2001)。

以上各家对汉语限定词的看法并不一致,主要的分歧在“这个 那个”和“我的/他们的”里的“个”和“的”属前还是属后的问题。我们在此先做一简单评述。

所谓“个(包括其他量词)”和“的”属前还是属后,实质上就是把 [demonstratives+量] 看成

---

\* 本文曾在“第二届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小型研讨会”(2009年8月,台湾清华大学)上宣读,承蒙与会者曹逢甫、顾阳、何万顺、刘辰生、陆俭明、沈家煊、石定栩、詹卫东提出讨论意见,文章初稿曾与刘探宙、完权讨论,获益良多,谨致谢意。文中尚存问题由作者本人负责。

一个整体,还是看成分立的、并且认为“个”是[个+N]这个整体的核心的问题,以及把[pronoun+的]看成一个整体,还是看成分立的、并且认为“的”是[的+N]这个整体的核心的问题。

在CP(以量词为核心的“量+名”短语)和DeP(以“的”为核心的“的+名”短语)这两个概念提出来以前,汉语语法学界都是倾向于让“量”与“的”首先跟其前边紧邻的成分组合的,即,把“这个”、“一个”、“我的”看成先行组合再去修饰名词的整体。这样的话,则这几个东西整体都可以看作是限定词。但是有了CP和DeP概念以后,限定词的范围就变小了。<sup>①</sup>石定栩(2008)讨论了用量词和“的”作为核心的不妥,他指出这违背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核心与补足语一定会组成一个句法单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句法作用,独立充当句子成分。”本文接受这个论断。<sup>②</sup>

吕叔湘(1944)指出汉语名词前的“一个”有不定冠词的性质,其省略形式“个”的不定冠词性更强;方梅(2002)和董秀芳(2003)则指出北京口语里“一个”的另一个省略形式“一”更有不定冠词性质。综合这些语言事实,我们可以确定地把非数量用法的“一个”看作一个具有限定词性质的句法单位,它有两个简省形式:“个”和“一”。<sup>③</sup>

刘丹青(2002)指出汉语名词短语的指称义可以通过限定性成分来辨识的规律。他写的公式为:

DP(有定、无定、计量、全量等) = D(有定、无定、计量、全量等) + NP

他虽然没有就“个”属前还是属后问题明确表态,但是强烈倾向于本文立场,即,把“这个”等成分看成汉语里表示有定义义的限定词,把“一个”等成分看成汉语里表示无定义义的限定词。

这样,我们对汉语“限定词”问题的看法是,如果相信所有的NP前都必有D成分的话,就难免像何元建(2001)那样,描绘出过多的零限定词来。这样做的问题在于,零形式的“限定词”经常会与有形的限定成分相冲突,造成不必要的系统上的繁琐。同时,如同以往许多学者研究中论证的,“这个”、“一个”、“我的”等形式也并没有充分语法化为纯粹的限定词,只能说是汉语中带有限定词性质的语法单位,我们下文一概称之为“限定性成分”。

## 一 汉语限定性成分的共现现象

问题是,即便我们把“这个”、“一个”、“我的”这些成分整体上看作限定词(即,不再切开它们的组成成分),仍然可以看到它们在一个名词短语里共现的现象,这是跟限定词理论相冲突的。我们首先看看相关实例。

### 1.1 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的共现现象

Huang *et al* (2008)就已经指出:“有时,指示词和代词可以同时出现在D位置”,如:

- (1) 我喜欢你们这些乖孩子。
- (2) 我对他们那些流浪汉没有印象。

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 (3) 我这人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说好听的。
- (4) 徐伯贤拍拍他的肩膀,“我要长期聘请你这位电脑工程师呢。”
- (5) 大概这所中学办到哪一天,他这个教导主任就会当到哪一天。
- (6) 信上说他们那帮老头现在特发愁,选来选去就觉得这奖该给您……

我们注意到,这些例子有如下特点:

第一,次序是固定的,即都是人称代词在前,指示代词在后,不能相反:

- \* 这些你们乖孩子      \* 那些他们流浪汉
- \* 这位你电脑工程师    \* 这个他教导主任      \* 那帮他们老头

第二,几乎所有例子都是歧义的,即,都有可能理解成领属结构:

- 你们这些乖孩子 → 你们(养)的这些乖孩子
- 他们那些流浪汉 → 他们(收容)的那些流浪汉
- 你这位电脑工程师 → 你(聘用)的这位电脑工程师
- 他这个教导主任 → 他(任命)的这个教导主任
- 他们那帮老头 → 他们(供养)的那帮老头

### 1.2 领有成分与指示代词的共现现象

汉语的指示代词有指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带有部分的定冠词作用。英语的领属结构是强制性地不能与指示代词和定冠词共现的(Lyons 1986):

- (7) John's book
- \* the John's book
- \* this John's book

但是汉语里领属结构中出现指示词的现象却是合法的:

- (8) 忽然非常怀念他的那只箱子,箱子里那些半新不旧的衣服……
- (9) 他收拾旅行包的时候,发现他的那副象棋里丢了一颗黑炮。
- (10) 王某说,他的这支猎枪是1995年在白沟镇买的,用于打猎。
- (11) 可正是由于他的这个认真劲儿,去年秋天自己家装修时吃了大苦头。

在语序特点上,“领有成分 > 指示代词”也基本是确定的,一般不能调换位置。吕叔湘(1985)明确说:“与领属性的定语同用,这、那无例外的在后。”吴早生(2009)观察到,指示代词先于领有成分的实例虽然也有,但是在他考察的大量语言材料中极其罕见:“汉语的‘一+量’‘这那+量’所处的位置,绝大部分都是位于领有者之后的非居首位置,占据这一位置的倾向性达到了96%”。

从语义功能方面说,一般认为领属结构里的领有者短语(PossP)是决定整个领属短语的定指性的,其后的名词一般为光杆名词,语用上是个通指的(generic)成分(张敏,1998)。例(7)-(11)中出现“那+量”和“这+量”,似乎有些多余。

### 1.3 领有成分与不定成分的共现现象

同样,英语的领属结构也是强制性地不能与无定冠词和其他无限定词共现的(Lyons 1986):

- (12) John's book
- \* a John's book
- \* some John's book

汉语领属结构里也可以比较自由地出现不定指的名词成分,例如:

- (13) 一次下轿来买甘蔗,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这样说。
- (14) 我每年从生产资料公司,通过我的一个老同学买两袋尿素。
- (15) 李晋元当年可算你的一个挚友吧?
- (16) 提起自信,他说要感谢他的一位小学老师。

这一类的语序特点已如上述,也是强烈倾向于“领有成分 > 不定成分”语序的,尽管有一些例外(邢福义、沈威,2008),但总量有限(吴早生,2009)。

从语义功能方面说, 这些例子里两种句法成分是有矛盾的: 定指性的领有成分加在不定指性的成分之前, 整个领属短语是定指性的还是不定指性的呢?

#### 1.4 人称代词与零形定指标记的共现现象

按照一般句法理论, 专有名词也带有一个默认的零形式的限定词(何元建, 2001), 则如下这种专有名词前加人称代词现象也类同于我们上面列举的限定成分共现现象(黄瓚辉, 2003; 韩蕾, 2003, 2009):

(17) 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

(18) 委员长会怎样看待他杜聿明呢?

(19) 她苦苦地等待了三十八年, 结果想不到等来了一个骗子, 把她陈传青全毁掉了。

(20) 只要老么生了儿子, 他赵胜才给一万块的营养费。

(21) 搞掉了我张国焘, 还有四方面军吗? 还有你许世友吗?

## 二 寻求句法解释

Dryer(2007)说, 用“限定词”这个术语, 就应该意指这些具有限定作用的成分不能共现在名词短语中的相同位置。但是他也指出, 限定性成分可以共现的现象在不少语言里是存在的, 例如非洲尼罗-撒哈拉语系的 Koyra Chin 语有定指冠词和指示词共现的现象:

(22) har woo di yo  
man DEM DEF PLUR  
'these/those women'

再有, 尼日尔-刚果语系的 Engenni 语也有领有语、指示词和定冠词三者共现的情况:

(23) ani w ½ka nɪ  
wife 2SG. POSS that the  
'that wife of yours'

Dryer(2007)认为, 在这样的语言里, 很难确认“限定词”。

有些学者坚信汉语里存在限定词, 那么怎么解释汉语里限定性成分共现的现象呢? 在 § 1.1 我们引述了 Huang *et al.* (2008) 指出的指示词与人称代词共现的现象, 他们的解释是: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有以下三种可能, 一是允许一个 DP 结构中同时存在两个中心语 D (a double-head structure), 即指示词和代词都在 D 位置; 二是指示词在 D 位置, 而代词在 spec of D, 三是代词在 D 位置, 而指示词处在一个比 D 低的位置。”这样的解释显示了作者两个基本的信念: 一, 名词短语里至少有一个限定词; 二, 共现的两个成分都是起着一定的句法作用的。

§ 1.2 和 § 1.3 的现象可不可以有句法解释呢? 我们注意到 Lyons(1999) 曾经根据领有者句法性质的不同, 提出两种语言类型:

限定性领格语言 (determiner-genitive language), 如英语、爱尔兰语等;

形容词性领格语言 (adjectival-genitive language), 如意大利语、希腊语等。

前者领格成分就是一个限定词, 所以结构里不能再有另外的冠词出现; 后者领格成分只相当于形容词修饰语, 所以领属结构还可以再加上定冠词/不定冠词。刘丹青(2008)认为, 汉语属于 Lyons 所说的形容词性领格语言。这样的话, 似乎就可以解释汉语里领有成分与定指/不定指标记共现的现象了——因为排除了领有成分的限定词性质。但是 Lyons 所说的“形容词性领格语言”都是把冠词加在领格成分的外层的, 由最外层的限定词决定整个领属结构的定指性; 而我们举出的 (8)-(11) 和 (13)-(16) 这样的汉语例子, 领有成分处于外层, 表示定指性的“这

个 / 一个”反倒居于内层,难以决定整个领属短语的定指性。

这样,如果说汉语的领有成分是形容词性的,那么它所处的并不是形容词的常规位置:

(24) 我的那件 / 一件衣服           ? 红的那件 / 一件衣服

(25) ? 那件 / 一件我的衣服       那件 / 一件红的衣服

### 三 限定性成分的语用属性

这一节我们逐一考察上面所列举的四种限定性成分共现现象的句法作用和语用作用。

#### 3.1 关于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共现

§ 1.1 讨论的例子,一般看作“同位语”,意谓组成部分具有同等句法地位。我们用删去其中之一的办法来测试共现的两个限定性成分哪个是真值语义的负载者:

(1') \* 我喜欢你们乖孩子。

(1'') 我喜欢这些乖孩子。

(2') \* 我对他们流浪汉没有印象。

(2'') 我对那些流浪汉没有印象。

(3') \* 我人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说好听的。

(3'') 这人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说好听的。

(4') \* 徐伯贤拍拍他的肩膀,“我要长期聘请你电脑工程师呢。”

(4'') 徐伯贤拍拍他的肩膀,“我要长期聘请这位电脑工程师呢。”

(5') \* 大概这所中学办到哪一天,他教导主任就会当到哪一天。(仅限“他”为同位定语)

(5'') 大概这所中学办到哪一天,这个教导主任就会当到哪一天。

(6') \* 信上说他们老头现在特发愁,选来选去……(仅限“他们”为同位定语)

(6'') 信上说那帮老头现在特发愁,选来选去……

清楚地看出,删去指示代词的句子都是不合法的;删去人称代词,句子在语法上都是合法的,语义上也基本符合原意,只是比原来模糊些。

这个测试表明,句子基本句法语义功能的承担者,是“指示代词 + 名词”部分,人称代词可能起的是语用表达作用。我们注意到,这些句子里“乖孩子”、“流浪汉”、“老头”都是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词语;例(4)的“电脑工程师”,是说话人对“你”的奉承之词;例(5)的“教导主任”,则是说话人自嘲之语;例(3)的“我这人”字面上虽然看不出“人”有任何主观意义,但是使用这个表达法的时候却无一例外地是用于强调“我”不同于一般人的某种特殊属性(“直肠子”)。也就是说,每个“人称代词 + 指示代词 + 名词”出现的句子,都是具有某种主观情感意义的。

#### 3.2 关于领有成分与指示代词的共现

§ 2.1 举了一些领有成分与指示代词共现的例子,如果说这两个都是限定词的话,我们也可以试着删去其中的一个,删略测试的结果,两种情况句法和语义上似乎都没有问题:

(8') 忽然非常怀念他的箱子,箱子里那些半新不旧的衣服……

(8'') 忽然非常怀念那只箱子,箱子里那些半新不旧的衣服……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看更大的语境:

(8'') 他仔细想,很仔细地想。想起来,他有一个家,一份私密空间……他记得,他有一张床,哪儿的床也比不了那张睡惯了的床睡着舒服,这真奇怪!他还想起来,他那床底下有一口箱子,里面装的全是还可以穿的衣服。在那些衣服里,有几件 T 恤衫,是他喜欢的。一件上印着些美元的图案,歪歪斜斜,互相叠压;一件上印着一位香港女歌星的大头像;还有一件,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鸟瞰照,那

上面世界贸易中心的方柱形双塔楼和布鲁克林大桥非常突出……他这个年纪, 不该穿这样的文化衫了吗? 他没说要穿呀, 可是他衣箱里总装着, 跟印有“烦着呢, 别理我”字样的“文化衫”叠在一起, 那是一种收藏……

他忽然非常怀念他的那只箱子, 箱子里那些半新不旧的衣物……他要赶快回家, 回到那张床、那口箱子眼前……

当我们把(8')和(8'')分别代入这段篇章中的时候, 就发现只有(8''')是合适的。

限于篇幅, 我们就不逐一给出这样的篇章展示了。我们考察的结果, 例(9)“那副象棋”比“他的象棋”更合适; 例(10)“这支猎枪”比“他的猎枪”更合适, 等等。有些例子似乎两种删略结果都是合适的, 但那是因为有所处语境里领有者恰好可以作唯一的理解, 但严格说来也不排除另外的理解; 而仅仅使用指示代词的却可以准确地导向指称解读, 例如:

(26) 正在顺德市举行的中国第五届花博会传出消息, 辽宁鞍山“第一兰”——“玉佛兰”标出 999 万的天价, 成为本届花博会“最贵”的花。……养花人说, 当年一株水晶大变异的国兰在香港展览时卖出了 1500 万元港币的天价, 而他的这盆君子兰的变异成果完全可与那株国兰“争奇”。

句中“他的这盆君子兰”代之以“他的君子兰”虽然可以导向正确理解但也不排除其他理解, 而“这盆君子兰”则指称更准确。

这样的测试说明, 领有成分与指示代词共现的名词短语中, 指示代词起着关键的句法—语义作用; 领有成分有可能是语用意义的负载者。

### 3.3 关于领有成分与不定成分的共现

上文例(13)–(16)所示领有成分与不定成分的共现的实例, 通过删除其中之一的办法做测试的话, 并不出现哪一个不合法的结果; 我们把删除法和换位法结合着看, 事实就更清楚些:

(13') 一次下轿来买甘蔗, 我的朋友对我这样说。

(13'') 一次下轿来买甘蔗, 一个朋友对我这样说。

(13''') 一次下轿来买甘蔗, 一个我的朋友对我这样说。

(14') 我每年从生产资料公司, 通过我的老同学买两袋尿素。

(14'') 我每年从生产资料公司, 通过一个老同学买两袋尿素。

(14''') 我每年从生产资料公司, 通过一个我的朋友买两袋尿素。

(15') 李晋元当年可算你的挚友吧?

(15'') 李晋元当年可算一个挚友吧?

(15''') 李晋元当年可算一个你的挚友吧?

(16') 提起自信, 他说要感谢他的小学老师。

(16'') 提起自信, 他说要感谢一位小学老师。

(16''') 提起自信, 他说要感谢一位他的小学老师。

每句的三个变换式句法上都没有问题, 但是删除“一个/位”的显然比保留“一个/位”的语义有所欠缺, 如例(14')倾向性的理解是不止一个老同学, 例(16')则倾向于理解为小学时经历过的所有老师。而每一例的后两种变换式, “一个”准确表达了整个名词短语“单指(individual referent)”的意义, “你的”、“我的”、“他的”则为这种无定性限定了范围。实例中, “朋友”、“同学”、“老师”等名词, 都是所谓“一价名词”(袁毓林, 1994), 即, 他们确切指称的理解, 要依赖于另一个名词。领有者的出现, 起着给出“被依赖者”的作用; 而例(13'')、(13''')、(14'')、(14''')、(15'')、(15''')、(16'')、(16''')中领有者不出现, 这种依赖性的理解线索虽然存在——可以通过叙述主体获得理解, 但是有时已经不太显豁, 如例(15''), 可以理解为听说双方共同的“挚友”。

因此,我们可以说,领有名词的作用在于,把理解“一个”的范围带到“你 我 他”等指人名词的认识域中。

### 3.4 关于人称代词与零形定指标记的共现

这里如果同样使用上面的测试方法,必须要注意的是,我们对该短语里限定成分的分析是“人称代词 + f”,那么删去其中之一得到的结果应该是:

(17) 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

(17') f 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

(18) 委员长会怎样看待他杜聿明呢?

(18') 委员长会怎样看待 f 杜聿明呢?

(19) 她苦苦地等待了三十八年,结果想不到等来了一个骗子,把她陈传青全毁掉了。

(19') 她苦苦地等待了三十八年,结果想不到等来了一个骗子,把 f 陈传青全毁掉了。

(20) 只要老么生了儿子,他赵胜才给一万块的营养费。

(20') 只要老么生了儿子, f 赵胜才给一万块的营养费。

(21) 搞掉了我张国焘,还有四方面军吗? 还有你许世友吗?

(21') 搞掉了 f 张国焘,还有四方面军吗? 还有 f 许世友吗?

这个测试的结果表明,仅仅删去专有名词前零形式的“限定词”,原句的基本语义和语用意义完全保留;而删去人称代词之后,原句特殊的语用意义消失了。原句的语用意义是什么呢? 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有“自负、自大、嘲讽、不屑”等种种说法(韩蕾, 2009),但都不是从句法特征推导出来的。我们觉得,人称代词置于专有名词之前是寻绎其中语用意义的关键。一般来说,人称代词如果不是用于当面指示的话,总是用于对上文出现过的某一同指名词的回指。但这里人称代词先于同指名词出现,显然不是回指;如果是当面指示的话,则不需要再出现人名。我们注意到,所有的例子中,并不都是发生在当面对话的环境下,人称代词也就失去了其指示意义。在“专有名词”已经具有既量足又准确的信息内容的情况下,人称代词的使用,只能是一种语用目的——借助现场指称所专用的形式,来增加说话的现场性,其实质是,拉近说话人与专名那个人物的心理距离。

据韩蕾(2009)考察,这种格式里的人称代词“由第一、第二到第三人称依次递减:我 俺(397)、你(127)、他/她(79)”。这个结果说明,“人称代词 + 专名”这个格式以自称为主。我们看看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情况。

先看第二人称的例子:

(27) 西花厅的位置紧挨着中南海西北角围墙内,周恩来一天劳碌了十多个小时,眼看天亮前正要进卧室去休息,也该是造反派们掀起白天上午的第一个高潮,就是叫你周恩来没法睡觉;或许这也是“中央文革”整周公的一种手段吧?(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28) 是的,她和玉英是像亲姐妹似的了,特别是这次,在她最倒霉的时候,收留她住了这么多日子,她何尝不充满了感激!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位朋友使她失望,这打击反倒愈发显得沉重了。你陈玉英要解释什么?你和张全义的感情?志趣?苦闷?难处?(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这两例都是专名所指那个人物不在说话现场的情况,作者使用现场指称专用的“你”,拉近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情感距离。再看第三人称的例子:

(17'') 在听了马厅长的报告之后我深受鼓舞。我的草稿中谈的是今年的工作思路,可马厅长作了重大修改,把时间推上去了,连以后三五年的规划都谈到了,准备盖新的办公楼,准备把后面皮箱厂的地租进来,准备研究出几种能在全中国打开市场的中成药,等等。信息是明确的,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只要他不下台,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积蓄资历,就有了缓冲的机会。

(18”) 如果现在投奔印度,当初何必坚持北进?再说委员会会怎样看待他杜聿明呢?杜长官一发怒,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一提“印度”两个字。于是无路可走的中国大军只好徒劳地在野人山里转来转去,企图从魔鬼的宫殿里找到一条缝隙钻出去。

(20”) 赵家倒是想男孙想得耍命,眼看李小兰肚皮尖尖的拱起,像个生男孩的形状。赵家老大婆就做了臭腐乳让赵胜珠送来了。又做了不少男孩子的衣服。赵胜才也写来信,说最近他请一个相当有名的澳门算命先生为赵家算了命,他本人是财路子路不可两全,财路断了子路,老二老三老四也都是命中无子。但赵家香火不会断,万亩地里总会有一棵苗。这不是应在老么身上是什么?只要老么生了儿子,他赵胜才给一万块的营养费。悬赏来了。

仔细品味这几个实例,会发现使用“人称代词+专名”的句子都是表示被叙述者本人的态度的话,正如黄瓚辉(2003)正确指出的,“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实际上是马垂章通过自己的言行告诉别人“我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其余两个例子也是同样情况(→“杜聿明说‘委员会怎样看待我呢’”;→“赵胜才说‘只要老么生了儿子,我给一万块的营养费’”。

总起来看,“人称代词+专名”里的人称代词不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人称,在纯粹客观的专有名词之外增加了程度不同的主观色彩,可以统一概括成“说话立场的转移”。

### 3.5 移情解释

上面对四种情况的语用分析可以归纳为下表<sup>④</sup>。

	句法—语义载体	语义载体
人称代词+定指指示词+名词 (同位)	指示代词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定指指示词+名词 (领属)	定指名词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无定指示词+名词 (领属)	无定名词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专有名词 (同位)	专有名词	人称代词

从中看到三个特点:

第一,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限定性成分共现的例子,都一致性地呈“人称代词+X”式排列,即,人称代词强制性地居前(领属结构中的领有者除了人称代词也可以是其他指人名词,但以人称代词为常,在本文考察的实例中,所见都是人称代词);

第二,人称代词一律不能读成重音。虽然人称代词后面的X一般也不是重音所在,但也可以因强调而重读,人称代词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重读;两者都不重读的时候,人称代词的读音一般也轻于X成分;

第三,经上面的逐类测试,发现人称代词都或多或少地承载了句子的语用意义。

那么,人称代词所承载的语用意义,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呢?我们看到,上述第一种情况,是由人称代词指明说话人主观评价(“乖”)所在的方向;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人称代词的作用是说话人通过人称代词确定指示范围(站在代词所指那个人的立场上判断有定无定);第四种情况,人称代词或是强调个人立场(第一人称),或是用以拉近与被叙述者的距离(第二人称),或是把整句话的意义带入了专有名词那个人物的自我表白(第三人称)。这四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出一个统一的特征,就是人称代词表示了说话人“移情”的方向——说话人把自己认同于该人称代词所代表的那个人的说话认识立场(Kuno 1987; 沈家煊, 2001, 2009)。这是语言“主观性”的一种典型表现(Fegan 1995; 沈家煊, 2009)。

至此,我们对汉语里何以“限定性成分”可以共现、共现时何以总是人称代词居前做出了初步解释。但是问题似乎还没有结束。我们说各例中的人称代词以“移情”作用承担了语用意义,是不是意味着其后的另外一个限定性成分就纯然起着句法—语义作用了呢?



### 3.6 定指标记和不定指标记的语用属性

超常的组合有超常的意义。我们已经发现本文所描述的现象都有一些特殊的语用意义, 这些语用意义有没有可能是人称代词以外的限定性成分承载的呢? 提出这个问题原因有二:

其一, 我们既已认定人称代词的作用是“移情”, 那么其他的语用意义就有可能由另外的语法成分承担;

其二, 人称代词在一个 DP 中居首, 一般来讲就已经限定了整个结构的定指性。那么在其后面为什么还会出现与其作用一致的定指性标记, 或者作用相抵触的不定指标记? 这一点也使我们相信, 所谓“定指标记”和“不定指标记”并不纯然表示定指性和不定指性, 或许承载着另外的语用意义。

看如下两组例子 (引自吴早生, 2009):

#### A

(29) 他的一对老鹰眼转了两三次, 就看到树下一片未干的血迹……

(30) 他的一颗受着创伤的心, 满腔的热情, 颠沛的一生……

(31) 仿佛永远把他的鲜红可爱的一颗心挂在胸前……

#### B

(32) 救救我的那位命苦的老父亲

(33) 他那张可爱的小脸上粘了一粒米饭, 显得更加可爱了。

(34) 他的那张慈祥的脸便马上收了起来, 转而变成了一张面带着怒气十足的脸。

这两组例子共同的特点是, “他的眼睛”、“他的心”、“我的父亲”、“他的脸”都是语义上唯一的事物, 有了领有语在, 就不需要用“一对、一颗、那位、那张”这样表示不定指/定指的语法标记词来指别, 但是这样的用法在文学作品中却是比较常见的。这些定指/不定指标记词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注意到, 这些例子里都有一些描写性的定语, 准确地说是一些带有说话人强烈情感因素的主观评价性的成分, 这种现象我们在以前的其他专题研究中也曾发现 (张伯江, 2009 第十章)。我们觉得, “一对、一颗、那位、那张”这些语法标记词实际上是描写性定语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 所谓定指/不定指的对立, 在这样的例子里似乎消失了:

(29') 他的一对 / 那对老鹰眼转了两三次, 就看到树下一片未干的血迹……

(30') 他的一颗 / 那颗受着创伤的心, 满腔的热情, 颠沛的一生……

(31') 仿佛永远把他的鲜红可爱的一颗 / 那颗心挂在胸前……

(33') 他那张 / 一张可爱的小脸上粘了一粒米饭, 显得更加可爱了。

(34') 他的那张 / 一张慈祥的脸便马上收了起来, 转而变成了一张面带着怒气十足的脸。

这也足以说明, “一对、一颗、那位、那张”这些语法标记词在这样的句子里已经丧失了区分定指/不定指的作用, 显然是语用意义的承载者了。

大量实际语言材料调查表明, “一个”、“这个”有标记描写性定语的强烈倾向, 描写性越强, 使用“一个”、“这个”的强制性也就越增强。这个特点不仅表现在例 (29)–(34) 这样唯一性事物的情况里, 也表现在普通事物被描写性定语修饰的情况中:

(35) 我知道世弥是他的一个怎样的不可分离的生活与工作的伴侣。(巴金: 纪念友人世弥)

(36) 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 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冯文炳: 知堂先生)

(37) 当然, 李白并没有炼成丹, 最终也没有“投迹归此地”, 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个真诚愿望留下了。

“他的伴侣”、“他的态度”和“他的愿望”都是普通的表达,代入原句也完全合格,但是加入的定语“怎样的不可分离的生活与工作的”、“艺术的”和“真诚”都是说话人明显的主观评价色彩内容。可以说,这些例子里“一个”、“那个”、“这个”也是为这些主观评价性定语而存在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这种定语越长,就越强制性地依赖“一个、那个”等:

(35) ??我知道世弥是他的怎样的不可分离的生活与工作的伴侣。

为什么主观评价性定语前需要有限定性成分呢?我们看到,评价性定语倾向于要求带的“一个”、“那个”、“这个”,都是汉语里“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标记(大河内康宪,1985)。名词范畴里,与个体性相对的是“非个体性”,一般包括无指性的(nonreferential)和通指性的(generic)事物;形容词性范畴里,有“性质”和“状态”的对立,前者是相对客观的属性表示,后者是相对主观的评价性表示(沈家煊,1995,1997)。沈家煊(1997)曾经这样概括形容词、名词和句法功能三者之间的关联模式:

<u>无标记组配</u>	<u>无标记组配</u>
恒久性	临时性
定语	谓语
性质形容词	状态形容词
类名	个体名

这种关联性在本文关注的现象中的表现是:

<u>无标记组配</u>	<u>无标记组配</u>
主观性	客观性
描写性定语	非描写性定语或无定语
个体性名词	非个体性名词

沈家煊(1995,2004)用“有界”和“无界”把名词范畴中的基本对立与形容词范畴中的基本对立联系起来:名词的个体性与形容词的评价性是天然关联的,都是有界的;名词的非个体性与形容词的客观属性是天然关联的,都是无界的。

本文所考察的语言事实清楚地表明,“一个”、“那个”、“这个”与其他限定性词语共现现象的本质,是句中定语的描写/评价性对名词个体性的要求。可以说,“一个”、“那个”、“这个”主要是用以标明主观评价性语义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汉语里“他的那张慈祥的脸”、“他的一颗受着创伤的心”这样例子里限定性词语共现的原因。进一步说,我们相信,“人称代词+定指/不定指标记”的短语里,后者都有或多或少的主观评价性的意义,如“你们这些乖孩子”,“乖孩子”就有明显的主观评价意义。再进一步说,由于“一个”、“那个”是出于标示主观意义的目的而出现在人称代词后边的,它们本身也就容易成为主观评价语义的载体,在“他的一个N”、“他的那个N”等不带任何评价性定语的实例中,就如本文前面分析过的“他的那只箱子”一例一样,突显了说话人的主观色彩。

#### 四 汉语是多限定词共现的语言吗?

在§2里我们介绍了Huang *et al* (2008)提出的汉语限定性成分共现现象的一种解释:“允许一个DP结构中同时存在两个中心语D”;Dyer(2007)则认为一旦限定性成分共现,便

不易确认这种语言里有没有“限定词”；司马翎（2009）相信很多语言里有限定词共现的现象，他引述了 Szabolcsi（1994）、Campbell（1996）和 Brug（2002）的文献，介绍了匈牙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中的一些事实，并指出它们有如下共同点：

- 1) 需要两个 D-类的功能投射；
- 2) 一个最上边，一个离 NP 很近；
- 3) 指示代词产生在底下的投射的 Spec 里；
- 4) 两个 D-类的投射一起限定整个 DP 的指称特点。

以本文所讨论的四种汉语的现象而言，我们觉得很难把汉语归到这样的类型里。首先，这些所谓双重限定词的语言里，处在句法层次最高层的 D 往往是论元标志（如匈牙利语，见 Szabolcsi 1994），而汉语名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需要任何论元标记直接做论元（沈家煊，2009；胡建华，2010）；其次，汉语的限定性成分共现的时候，以人称代词居首为主要倾向，而 Szabolcsi 等学者描述的那些语言很少有这样的倾向，而且，人称代词也并非像那些语言居首的限定词（D）一样承担着明确的句法作用，更主要的起的是语用上的“移情”作用；第三，限定性成分的共现，并不是汉语的常规现象，汉语的名词性结构，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限定词”，或者是“零形式的限定词”，两个以上的偶尔共现，共现时都有明确的特殊语用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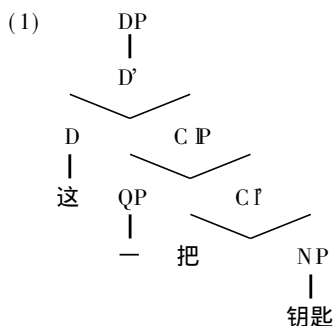
我们的结论是，汉语难以从句法角度确认“限定词”的明确存在，类似于限定词的语法成分，往往是为语用目的而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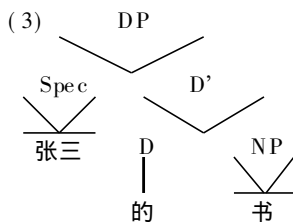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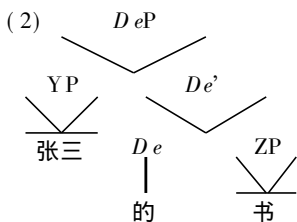
汉语几乎没有充分语法化了的形态句法标记。所谓汉语的定指标记和不定指标记问题，Chen（2004）的说法比较公允：“虽然汉语的指示词具有一些通常由定冠词承担的功能，但是其主要和基本功能与 the 这类不具有指示性的定冠词还有距离；虽然汉语的数词‘一’已经被证明到达了语法化为不定冠词的最后阶段，但是还没有一个能够和它对应的更高语法化的有定标记。不仅如此，汉语的名词性成分并不强制要求标记为有定或者无定。光杆名词和数量短语的可辨识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句子位置，其可辨识性甚至可以是模糊不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名词表达的有定与无定的特征并不是唯一和明确的。这些现象表明，如果对定指性取狭义的理解，那么它在汉语中尚未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语法范畴。”我们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以往我们较多地用实义成分向形态句法标记演变的眼光看汉语的语法现象，似乎暗示着某种形态成分（如冠词）迟早要发展起来似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实义成分的虚化，在汉语里未必终究发展为形态句法成分，更容易发展为某种语用功能的标记。

#### 附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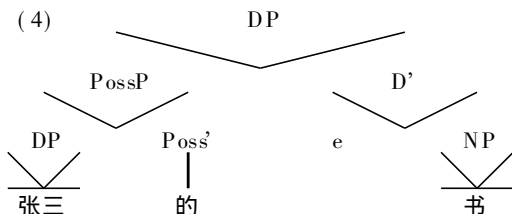
① 具体而言，在“量 + 名”短语里，量词是核心，限定词的位置在此之外，如（1）（何元建，2001）：这是“这一把钥匙”的结构，“一把钥匙”则处理为“这”的位置有一个零形式的限定词。

再看“的 + 名”短语的问题。以下分别是司富珍（2004）和熊仲儒（2005）的处理方法（据石定栩，2008），二者都是让“的”跟“书”率先组合，形成以“的”为核心的短语。





何元建 (2001) 的处理方法不同, 把“的”处理为后附于“张三”的领有标记, 而给其后“书”的前边另设一个零形式的限定词。



② 用同样的原则衡量上面图中的例 (1), 可不可以说“把钥匙”作为一个句法单位也可质疑呢? 我们认为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亦即, 汉语“量+名”是不成单位的。尽管实际语言里存在“赔了把钥匙/给他把钥匙”这样的说法, 但是除了直接宾语位置以外, 这种“量+名”形式不见出现于任何其他句法位置; 与此同时, 现代汉语“数+量”却是一个清楚的句法单位, 不妨看作汉语名词前的一种限定成分。

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 那 + 个”该怎么处理呢? 生成语法里一般的看法是看作“个”前边省略了数词“一”, 即“这个”=“这 (+ 一) + 个”, 我们觉得, 这个方法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困难: 其中的“一”是什么性质的? 如果是实在的数量用法, 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要省略; 如果是不定冠词用法, 则与前边的定指意义的“这”语义冲突。因此, 我们不采取“这个”里省略“一”字的看法, 而把“这 那”看成和“一”一样的“\_ + 个”格式里的聚合成分。这样, 就把“一个”看成近似于不定冠词的限定成分, 把“这个 那个”看成近似于定冠词的限定成分。

④ 我们把这四种情况放在一起讨论, 看上去好像是仅仅着眼于它们线性序列上的共性, 即“人称代词 + X”, 似乎忽略了“同位结构”和“领属结构”的差异。事实上, 汉语的领属结构也可以看作一种同位结构, 朱德熙 (1993) 已经有所论述; 司马翎 (2009) 则倾向于认为汉语很多包含“限定词”的名词短语都是同位结构。

## 参考文献

- 大河内康宪 1985 《量词的个体化功能》,《中国语学》232《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 董秀芳 2003 《北京话名词短语前阳平“一”的语法化倾向》,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商务印书馆。
- 方梅 2002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4期。
- 韩蕾 2003 《指称在现代汉语双名同位组构中的作用》,《语法研究和探索》第十二辑,商务印书馆。
- 2009 《“人称代词+称谓”序列的话题焦点性质》,《汉语学习》第5期。
- 何元建 2001 《汉语中的零限定词》,沈阳、何元建、顾阳《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胡建华 2010 《论元的分布与选择——语法中的显著性和局部性》,《中国语文》第1期。
- 黄瓚辉 2003 《人称代词“他”的紧邻回指和紧邻预指》,《语法研究和探索》第十二辑,商务印书馆。
- 李艳惠 2008 《短语结构与语类标记:“的”是中心词?》,《当代语言学》第2期。
- 刘丹青 2002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中国语文》第5期。
- 2008 《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中国语文》第1期。

- 吕叔湘 1944 《“的”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
-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 5期。
- 1997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中国语文》第 4期。
-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期。
- 2004 《再谈“有界”与“无界”》,《语言学论丛》第三十辑,商务印书馆。
- 2009 《我只是接着向前跨了半步——再谈汉语的名词和动词》(未刊)。
- 2009 《汉语的主观性和汉语语法教学》,《汉语学习》第 1期。
- 石定栩 2008 《“的”和“的”字结构》,《当代语言学》第 4期。
- 司马翎 2009 《汉语句法研究》在全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上的授课。
- 吴早生 2009 《领属结构中被领者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 邢福义 沈 威 2008 《理论的改善与事实的支撑——关于汉语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远宾语》,《汉语言学报》第 3期。
- 袁毓林 1994 《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中国语文》第 4期。
- 张伯江 2009 《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商务印书馆。
- 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性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93 《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兼论汉语同位性偏正结构》,《方言》第 2期。
- Chen Ping 2004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2(6): 1129-1184
- Dryer Matthew S 2007 Noun phrase structure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2, Second Edition, 151-2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negan, Edward 1995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 T. James, Y. H. Audrey Li and Yafei Li 2008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no Susumu 1987 *Functional Syntax: Anaphora, Discourse and Empath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yons Christopher 1986 The syntax of English genitive construction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2: 123-143
- 1999 *Definite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张伯江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

## 北京大学将举办高校语言学课程高级研修班

为促进学科建设,增进高校语言学教师间的交流,2010年7月10至12日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将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高校语言学课程高级研修班。首届研修班将以语言学概论课为专题,通过专家培训与小组互动的方式,共同探讨教学中的困惑与疑难,为切实推动课程建设与发展,提高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

研修班筹备组电话:010-62753334; 010-62754144 邮箱: pkupress@ gmail.com

(研修班筹备组)

# ZHONGGUO YUWEN

##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y, 2010

### Special Issu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6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ZHANG Bojiang** The pragmatic status of “determiners” in Chinese

From the four types of co-occurrence patterns of so-called determiners in Chinese, a couple of tendencies can be observed: 1) A person pronoun always precedes other determiners in an NP; 2) A person pronoun usually has some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nature of the person pronoun determiner in Chinese NPs is to express “sympathy”. In using it, the speaker identifies his own stand or viewpoint with the person denoted by the pronoun in the utterance. Moreover, demonstratives and indefinite nouns following the person pronouns are used to express subjectivity. This indicates that “determiners” in Chinese are more pragmatic than syntactic in nature.

**Key words** determiner; person pronoun; sympathy; subjectivity

#### **Wei-Tien Dylan TSAI** On the syntax-semantics correspondences of Chinese modals

There are a variety of interesting construals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modals. They not only provide crucial empirical grounds for the theory of grammaticalization, but also facili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pping mechanism between syntax and semantics, as well as our analysis of the upper layer of sentence structure. Under the so-called Cartographic Approach (Rizzi 1997; Cinque 1999),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various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Chinese modals and their correspondence in the interpretative component. Furthermore, the notion of structural simplification is introduced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al categories. It is therefore able to offer a coherent account of the spectrum of modality across functional projections.

**Key words** modals; Chinese syntax; Cartographic Approach;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 **SHEN Yang Rint SYBESMA** The deriv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yntactic marker *gei* (给) and several verbal construc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struction “*gei* VP” (“给 VP”) and discusses several related issues such as the reasons why *gei* can be added to a VP, and as the semantic functions that *gei* has. It proposes that “*gei* VP” contains a semantic component “external force” and the nature of the external force is determined by the type of verb to which *gei* is added. When it is added to a  $V_1$ - $V_2$  combination in which  $V_1$  is not a lexical unaccusative, the external force is a cause(r). In the case that a lexical unaccusative verb is involved, the